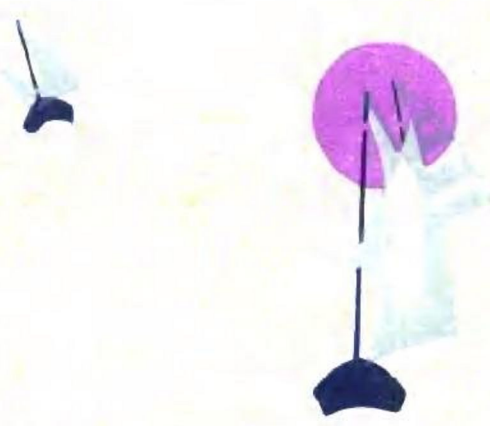


航海故事选



海上历险记

人民交通出版社

I14
252
2

航海故事选

海上历险记

B272/19

人民交通出版社

人民交通出版社

海上历险记

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北方印刷厂印

开本: 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: 3.25 字数: 71千

1987年10月 第1版

1987年10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4,350册 定价: 0.70元

前 言

在人类的许许多多灾难中，海难也许是最富于悲剧性的。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前，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，太微不足道了。然而，就是在这灭顶灾难的面前，多少落难者临危不惧。他们凭借着对生的强烈的欲望，与剽悍的大自然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搏斗。本书收集了十二篇记叙海上遇难者事迹的文章。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们，特别是有志于航海事业的青年朋友值得好好读一读。这对于培养我们知难而进、矢志不移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目 录

难忘的日子

- 纪念“嘉陵江”轮遇险三周年……叶任生 (1)
- 圣彼得罗岛遇险记……刘津来 译 (9)
- 大西洋的呼救声……禹 凡 译 (15)
- 终于回到了拉迪格……李长森 译 (21)
- 孤舟漂洋记……蒋达初 译 (27)
- 74天漂流记……胡在钧 译 (36)
- 在“水下地狱”里的7个半小时…陈泽加 张绪吾 译 (43)
- 卫星拯救了海上漂流者……江联萍 李宗骥 译 (49)
- 南极冰海遇险记
- 记我国生物学家蒋加伦的英勇事迹……孙国维 (57)
- 两箱财宝……顾亚星 译 (67)
- 横渡大西洋……董雪官 译 (77)
- 中国的鲁滨逊……卓东明 (84)

难忘的日子

——纪念“嘉陵江”轮遇险三周年

叶任生

两伊战争爆发，至今（1983年）已整整三年了。每当我想起三年前的日子，就思绪万千，心潮起伏。“嘉陵江”轮被击中起火的情况，同志们奋勇抢险的场面，二厨莘留生牺牲前的情景，我受伤后领导的亲切关怀，同志们的相助，一幕幕展现在眼前，令人难忘！

—

难忘啊！1980年。

9月5日，我“嘉陵江”轮装载着几千吨杂货，满怀着对波斯人民的深情厚谊，来到伊朗霍拉姆沙赫尔港。

“轰！轰！……”一场经过准备的战争开始了。离霍港5公里的国境线上，伊拉克、伊朗双方互相炮击。从此，宁静的阿拉伯河，弥漫着炮火的硝烟。当时，停靠霍港的中国船有“阳春”、“新安江”和“嘉陵江”等轮。同志们没有被炮声吓倒，反而加紧工作。“新安江”轮就是在炮声中装卸完毕，驶离霍港的。

9月22日，两国正式宣战。

双方飞机不断进行空袭，炮击也越来越猛烈，霍港码头

的仓库、堆场以及不少船舶不断被击中起火。离霍港不远的
世界著名油城阿巴丹，被飞机轰炸起火，白天黑烟滚滚，晚
上火光冲天。随后，战斗在霍港激烈地进行。飞机常从船舶
上空掠过，炮弹常在离我轮数十米处、甚至数米的地方爆
炸，弹片飞到甲板上来。

在战火纷飞的异国，我们迎来了壮严的日子——国庆节。
此时，我们是多么想念祖国啊！我在国庆墙报上的一篇文章
中写道：“祖国啊！为了您，狂风恶浪何所惧；为了您，刀
山火海也敢闯；为了您，愿以青春换白发；为了您，愿把热
血洒在五大洲四大洋。”我们船在给公司的电报中也坚定
地表示：“人在船在，保船保货，坚守岗位，战斗到底！”
我们坚守了10多天，在护船和生活上遇到了重重困难，但
我们心里是甜的，人人脸上流露的是欣慰的神情。

但是，炮火终于无情地蔓延到我们的身上。10月5日凌
晨，伊拉克以密集的炮火向霍港发起全面攻击，一发发带
着曳光的炮弹，划破夜空，直落在码头、仓库、货场，整个
港口顿时成了一片火海。船长曾怀裕、政委黄元奎、大副
陈治国，带领我们冒着炮火，冲到船边，用水龙向码头喷
水，以防火势向我轮蔓延。但码头为木桩结构，路面辅的
是沥青，极易燃烧。大火借助风威，向我轮扑来。尽管我
们作出种种努力，也难以阻挡。中午，烈火烧到船头，我
们派人去船头砍缆，又遭到伊朗士兵射击。后来，大火烧
至船边，我们借着浓烟掩护才前去把缆砍断。但在驶离
码头途中，却遭受伊朗猛烈炮击。先是船尾中弹，接着是
机舱起火。正当我们准备灭火时，又一发炮弹打过来，我
和二厨莘留生被击倒在餐厅地上。我的右小腿被炸断，
只剩下一小块皮连着，左大腿也被削掉了一大块肉，右
手肘被弹片飞伤，手臂烧成紫黑

色，不能活动，全身鲜血淋漓。莘留生更是血迹斑斑。由于机舱燃烧停电，船内浓烟滚滚，十分呛人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跟莘留生说：“二厨，我们要想办法爬出去，不能让浓烟呛死！”莘留生艰难地回答说：“管事，我肠子出来了，爬不动，你爬吧！”我说：“那我先爬出去，找人来救你。”于是，我拖着断腿，忍着剧痛，一点一点地爬，爬出餐厅，爬过走廊，爬到楼梯口。爬过的地方，留下一道鲜红的血迹。由于该层水密门关闭，出不去，我看到下层走廊有光线，只好又往下爬。为了下楼梯，我用左手抓住栏杆，右手协助，硬把身体撑起来，然后靠一条左腿，一步一级台阶地慢慢往下跳。不知费了多少力气，才跳完楼梯，到达下层走廊。我又用身体和手靠着墙壁，一条腿慢慢往前挪动，最后到达右舷水密门口。

这时，我见到船长走过，我便喊：“船长，救人啊！”船长立即跑来，见我满身血迹，遍体鳞伤，难过得哭了。他说：“管事，他们心太狠了！”船长把我抱过门槛。我又说：“还有二厨在餐厅，要派人去救他。”于是船长把我放在门前甲板上，说：“管事，我去救人，你自己往前爬，行吗？”我说：“行！”船长便去救二厨了。我在甲板上挣扎着爬了一米多远，政委、大副从船头跑来，政委背着我，大副扶着，把我接到船头，放在一块木板上。不久，二厨也被抬到船头。全体船员集中在船头后，船长、政委宣布弃船。人员分两批下水，我和二厨属第二批。同志们用麻绳捆住我的腰，想把我吊下水面放在一块木板上，由四位同志扶着木板护送我登岸。木板一端用绳子系在船头栏杆上，但由于水流太急，当我被吊至水面，脚一踏木板，木板就翻过来，踏不稳。同志们想把我拉上甲板，另想办法。我当时被吊在半

空，看到水中扶木板的四位同志冻得发抖，况且船在燃烧，要有烧至油柜，就要引起爆炸，两岸又不断地向我船扫射，再拖时间，会造成更大伤亡。想到这些，我不让他们再往上拉，并要求给我一件救生衣，让我自行游向岸边。救生衣很快送下来了，但由于我被吊在半空中，左手要抓绳子，受伤的右手又无力解开绳结穿上救生衣。最后累得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只好歇息一会。有的同志看我吊在半空中不动，就说：

“完了，管事完了！”我于是又强打起精神，断断续续说：

“同志们，我还活着，请放个救生圈下来吧！”同志们很快把我和一只救生圈放入水中。水中的四位同志帮我套上救生圈，我便凭着救生圈游泳。一级水手谭启元护送着我。我俩游了约2000米。谭启元先上岸，我在离他约七、八米的下游泥巴中靠岸。谭启元跑过来，说：“管事，你躺在救生圈上，我拉你！”我便把救生圈除下，趴在救生圈上。因刚游水，谭启元又累又渴，就捧了一把浑浊的河水喝。他问我：

“渴不渴？”我说：“不渴。”因为我所感到的是剧痛，而不是口渴。他在泥巴中艰难地拉了我十几米，泥巴近膝盖深，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。我看到谭启元累得直喘气，就说：“你还是上岸找人吧！”他说：“好，你在这里等着！”谭启元去找人了。我自己又在泥巴中继续向岸边爬去。这时，我看到船长、政委十多人抬着二厨在河中游，在离我几百米的下游靠岸。我忍着剧痛爬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。每当伤口触及地面，就是一阵剧痛。但生的强烈愿望鼓舞着我，爬呀爬，突然发现岸边树林中有两个伊朗士兵。我向他们招手。他们怕伊拉克士兵开枪，不敢出来，示意我爬上去。我又艰难地爬了两米。他们看到此情况，突然跑出来架住我，拖着就跑，断肢刮着泥巴，真有如万箭穿

心。到了岸边干地，他们把我放下，又去找人。我一个人又往前爬。由于流血过多，衣服又湿，加上风吹，冻得我直哆嗦。当我爬到岸边土坎下一个挡风地方，再也没有力气了，只好用胸口贴着干地，取地热来维持心脏跳动。就这样，我坚持到快天黑。大副带着几个伊朗士兵才赶到，把我抬到几百米远的一辆车上，急驶医院。路上，大副鼓励我：“管事，再坚持15分钟！”当时，我痛得难以忍受，不过我想，不管多少分钟，我也要坚持。半小时后，我被送到阿巴丹医院。此时，天已黑，医生、护士提着马灯在等候。车一到，他们便把我送进手术室，放上手术台，看到他们为我剪衣服，给我吊一瓶500毫升的血浆，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当我醒来，发现周围一片黑暗，既无灯光，也无人影。等了很久，两个护士才提着马灯进来，用手电筒照我的瞳孔。当时我发高烧，想动，动不了，想说，说不出。我用尽全力从喉咙口挤出声音，说：“你们截掉我一条腿没关系，我的脑子和心脏是好的，将来还可以工作。”直至第二天下午，我才被送到病房，和伊朗伤员住在一起。

在伊朗，我几经周折。先在阿巴丹医院3天，10月8日转到阿瓦士医院。那时我伤口已感染。在那里，我动了两次手术。10月25日，我被转到德黑兰的空军医院，当晚半夜又转到陆军医院。从此，我就在这个医院住下了。

二厨莘留生牺牲的消息，我是在回国途中才知道的。他是一个多好的同志啊！“你们快走吧，不要管我。请转告公司领导，我没有给祖国丢脸。”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。

难忘啊，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！滔滔的阿拉伯河，你是历史的见证，你记载着中国人民对波斯人民的深情厚谊。波斯的土地啊，你洒有中国海员的鲜血，埋葬着我们海员烈士

的忠骨！

二

1980年10月25日夜，我被送进德黑兰陆军医院。第二天，我驻伊朗使馆刘俊章参赞和孙大器翻译到医院探望。看到他们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！祖国的亲人，我多么想念你们啊！在前几个医院，我一再向院方要求与中国大使馆联系，但都未能联系上，直至10月22日才与使馆通上电话，23日收到使馆电报，如今能和使馆亲人见面，多么令人高兴！随后几天，大使庄焰以及使馆其他同志，都分别到医院看望、慰问我。庄大使说：“你的意志很坚强，你们船的同志表现都很好。你们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。”还说：“你要安心治疗养伤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，就向刘参赞讲，我们会尽量想办法。”我说：“谢谢使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！”使馆的关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由于我伤口感染，我的右小腿、左大腿及右手肘关节的伤口都在流脓血。住进德黑兰陆军医院第四天，还没有接受任何治疗，外科医生罗哈尼就要将我右腿上部位截肢。我不同意，大使馆也不同意。庄大使和刘参赞同医院交涉，让医生设法治疗。这样我先后在陆军医院动了两次手术。每天服药打针，清洗伤口，经过50天治疗，才控制住感染。

在德黑兰陆军医院的50天里，庄大使和使馆其他同志常来看望我，并给我带来鲜花、水果、罐头、书籍和画报。由于医院伙食较差，使馆就做些酱鸡块、酱牛肉或熟鸡蛋给我吃。在使馆同志的关怀下，我的伤势很快好转，右下颌已痊愈，左大腿伤口已长好，右手经过治疗和锻炼，已能活动，可以拿笔写字，只剩右小腿仍在流脓血。但这时，我已能拄拐

杖走路了。

12月10日，刘参赞说要回国，问我能否坚持坐飞机。我是巴不得早日回国，便说：“我能坚持。”为了争取早日回国，我加紧练习走路，每天早晨、上午、下午、晚上都拄着拐杖在医院走廊锻炼。13日，刘参赞、孙翻译来接我出院。医院的医生、护士及许多伤员送我到门口，说我是医院里表现最好的病人。

12月15日，我和使馆九位同志离开伊朗，19日晚抵达北京。沿途都是使馆同志照料，帮我洗澡，背我上飞机。到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时，我民航乘务员给北京机场联系，说有伤员，准备轮椅。这样到北京后，服务员使用轮椅把我推出来。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政治部、船员处的领导和我爱人，专程到机场迎接。

在京期间，总公司许多领导同志又亲自到饭店慰问，并安排我到北京医院进行一次全身检查。29日，我由北京返回广州，到广州部队总医院继续住院治疗。在总医院我又动过两次手术。住院及出院在家养伤时，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领导及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多次来看望我。为了我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方便，公司给我就近安排了宿舍，工会、船员处的同志还帮我搬家。1982年6月，经交通部批准，公司派专人护送我去日本装假肢。在东京昭和大学病院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于8月试装假肢，11月返回广州。去日本时，我是拄着拐杖走路的，回国时已扔掉拐杖步行了。当时，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！

1983年5月，我已经上班，在公司组织处帮助工作。

3年来，我先后在3个国家，住过7个医院，动了8次手术。在我治疗养伤期间，受到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关

怀。这一切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中。

我，一个普通船员，受到组织的如此关怀，一个伤残人，能够获得生活自理、重新工作的能力，体现了党对群众的关怀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。

在我伤残后，党组织根据我的志愿和表现，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并给我记了一等功，这对我是极大的鞭策和鼓励，同时也给我提出更高的要求。我决不辜负党的殷切希望，不辜负领导的亲切关怀，不辜负同志们热情帮助，一定加倍努力工作，为远洋事业，为祖国四化建设，贡献自己的力量！

圣彼得罗岛遇险记

刘津来 译

在意大利撒丁岛的西南面，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屿，叫作圣彼得罗岛。那儿气候宜人，风光旖旎，是洗海水浴和野营的理想场所。另外，岛四周的海底还遍布许多神秘的洞穴群，可供潜水爱好者观赏探险。因此，每逢盛夏之际，大批游客（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人）便纷纷涌往这个地中海上的小岛消暑度假。

巧遇同胞

一艘满载游客的大型渡轮，从撒丁岛开出，驶往圣彼得罗岛。在凉爽舒适，布置讲究的酒吧间里，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畅饮冰冻啤酒。那个男的名叫诺尔福，是个体壮如牛的德国机械师，旁边的金发碧眼女子，是他的妻子汉内劳。他们是在游览了罗马、威尼斯、那不勒斯等城市后，经导游推荐，特地慕名而来的。诺尔福酷爱潜水，擅长水下摄影。他费了不少口舌说服妻子推迟几天回国，到岛上住几天，尽情玩玩。正当他拿开圣彼得罗岛地图，准备考虑日程安排时，甲板上突然传来一阵凄厉骇人的叫声。酒吧间里的人，包括侍者在内，都往外跑去。诺尔福不懂意大利语，感到有点莫名其妙，便随着人群登上甲板。原来有一个小伙子，为了捕捉停在船尾的海鸟，失足掉进了大海。没多久，年轻人被救

上来了。救他的是一个高个子，此时，正被一大群人簇拥着。一位体态苗条的姑娘把一块贵重的金表塞到他手里，以致感谢。她就是溺水者的未婚妻。可是，高个子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婉言谢绝了。起初，诺尔福还以为他是意大利人，再一看他穿着一件印有“汉莎”字样的短袖衫，于是便用德语试探：“你是德国人吗？”“是的，汉莎航空公司驾驶员伍纳·斯卡茨。”高个子答道。诺尔福高兴极了，在异国他乡遇到同胞，确实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。他亲热地拍了一下伍纳的肩膀，邀请他一块儿去喝酒。原来，伍纳同诺尔福一样，也喜爱在海底遨游。他是岛上的常客，还结识了一批朋友，这些人个个熟习潜水，而且热情好客。四杯啤酒下肚，两个德国人成了莫逆之交。

海底遇险

在抵达圣彼得罗岛的第二天，诺尔福和伍纳驾着一艘银白色的高速汽艇向海面破浪而去，艇上还有两个皮肤黑红的当地人，他们是伍纳的好友。一个叫安托尼，在空军服役。另一个叫达维洛，是个职业潜水员。汽艇在离岛6公里处的一块大礁石旁抛了锚。10分钟之后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他们一个接一个跃身入海，消失在白色的泡沫里。

诺尔福紧跟着熟悉水情的达维洛，笔直往海底扎了下去。除了鱼叉和短刀外，他还带了一架水下摄影机。几分钟后，瑰丽奇妙的海底世界已把他深深地吸引住。他兴奋地拍摄着一幅幅妙趣横生的珍贵画面，并在达维洛的引导下，向35米的深度潜去。虽然水温很低，可他们还是兴致十足。这时正前方出现了一群金枪鱼，诺尔福冲上前去，一下子就叉住了好几条，达维洛也大显身手。由于获利品过重，达维洛

先浮上了水面。诺尔福看了一下气瓶上的压力表，只见红色指针停在“70”位置上。这预示瓶里的气体还能维持一段时间。于是，他在昏暗的海底继续往前游动，想拍摄一些发光鱼类的镜头。大约一分钟之后，他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，胸口也仿佛被什么堵住了。他赶忙拆下压力表，在手掌上敲了几下，然后再装回原位。使他大吃一惊的是：指针竟一下子跌到了“0”位，显然是压力表出了故障。瓶里剩下的一点空气只够呼吸5分钟，而从海底浮到水面却至少需要14分钟。如果上浮速度太快，那么溶解在体内的空气来不及排出，就会在血管里形成许多小气泡，这些气泡会逐渐增大，继而损伤组织，阻塞血管，以致引起机能障碍，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，这就是令人头痛的减压病。时间紧迫，容不得半点迟缓。诺尔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，咬紧下唇，尽量使自己保持清醒状态，然后，双腿一用劲，往上浮去，并精确地计算着时间，以便让上升的速度尽可能放慢些。

重新减压

诺尔福露出了水面，在达维洛的搀扶下，才勉强爬上小艇，在船头躺了下来，他打算在阳光下暖暖冰凉的身子。就在此时，胃里一阵翻腾，大口呕吐起来，随即就是刀割般的剧疼，很快又波及到全身。达维洛以为是受凉所致，赶忙斟了一大杯威士忌。这时，诺尔福才把刚才发生的事用手势比划了一遍。达维洛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但他不愧为职业潜水员，很快又意识到拯救这个德国人的唯一办法，就是重新减压，于是抓起备用气瓶和面罩往诺尔福背上一套，然后自己也戴了一副，他们连潜水服也没穿就跳进了大海。下潜到18米时，诺尔福全身的剧痛奇迹般地消失了。20分钟

后，他们浮出了水面。可是在上了小艇之后，诺尔福的双腿失去了知觉，连站都站不起来了。闻讯而来的安托尼果断地命令：再次下水减压。伍纳护卫着诺尔福用了长达半小时的时间从海底浮出水面，病人的症状再次消失了，感觉也好了。就在他用手势向意大利朋友表示谢意时，一阵来势迅猛的剧痛又一次向他全身袭来，他支撑不住了，沉重的身躯倒在伍纳的怀里。看来，水下减压是无济于事了，必须赶快把病人送到100多公里以外的卡利亚里去，它是撒丁区首府，那儿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减压舱。

腰部以下已全部麻痹的诺尔福被人们抬进了一辆汽车。汉内劳泪汪汪地看着丈夫，难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伍纳安慰她说：“不用担心，太太，你丈夫明天就能回来，他又可以潜水了。”安托尼在港口办公室给卡利亚里医院打了一个电话。几分钟后，他失望地放下听筒，报告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坏消息：医院的减压舱坏了，这一下，人们可真是发愁了。

全 岛 动 员

德国旅游者患病的消息很快就在岛上传开了。市政厅里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。头发花白的市长卡洛·毕吉尔首先在会上郑重宣布：“这个德国人是我们的客人，决不能让他就这么死去。”话音刚落，大厅里顿时响起了赞许的掌声。为了将病人立即送到500公里远的罗马去治疗，在抢救指挥中心的办公室里，电话铃声络绎不绝，同外界的联络一刻也没有中断。圣彼得罗岛地形险峻，怪石丛生。多年来，建造简易机场的计划始终无法实现。因此，病人只得先由直升飞机送到卡利亚里，然后再换乘客机去罗马。在直升飞机未来